

李立平的妈对宁颜生个女儿很不满意

15

都市情感

在婆婆的丧事办完之后,倩茹就又流产了。

一家子急急地把她送到医院,医生说是宫外孕,非常危险,人马上就给送到手术室,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医生让家属在通知书上签字,苏豫拿着笔望着那薄薄的一张纸呆着不动。小禾上前抓住他的肩膀,一下子把他揉出去老远。倩茹大声呵斥儿子:“小禾!你干什么!有老辈在这里,轮不到你来管你姐夫!”

苏豫的背重重地撞在墙上,也觉不出痛来,倩茹妈过去把他拉过来:“苏豫,好孩子,签字吧。我们倩茹以前算过命的,有好几十年的享福日子呢!不会有事的。”苏豫终于在通知书上签了名。笔有些漏水,纸上黑黑的一团黑点,他盯着那墨团看了好一会儿,好像这许多天来的事情,都被糊成了一团黑,在这一团黑里,苏豫想理出一点头绪来。

倩茹在手术室里足足抢救了四个多小时,被推出来的时候,一家子都迎上去。苏豫看到倩茹裹在白色的被子里,往日丰满的身体似乎缩得小小的,脸色是近乎灰色的白,乱发拖在枕边,有点枯。苏豫一下子湿了眼睛。倩茹睡了很久,只觉得非常累,手脚像是被缚在绳索里,不能动弹,麻木感却清晰地传进大脑里。远远地,好像看见苏豫在前面,笑着看着她,好容易走得近了,却听他说:“这样歹毒的事倩茹你也做得出来?”

倩茹是在锥心刺骨的疼痛中醒过来的,看见坐在床边的苏豫和妈妈。苏豫拉了她的手在叫她的名字,声音好半天才传进她的耳中。妈妈低下头来,

眼红红的,还在笑着,说:“这可好了,醒了就好了。想吃点儿什么我回去做。”妈妈的脸离得近,苍老而慈爱,倩茹张嘴叫妈,声音全给堵在喉咙里出不来。妈妈直起身,说马上回去弄东西送来,吃了人就有劲儿了,“苏豫也要饿了。”

妈妈拉了爸爸和弟弟走了,病床边只留下苏豫。苏豫拉了倩茹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,想说些什么,又没说出来。倩茹觉得自己的手被他拉得死紧,下意识地往外抽一下,却被苏豫更紧地抓住了,倩茹掉过头去看他。苏豫的脸上冒出了青青的胡茬,眼神倒比前些天清明,苏豫也看着倩茹,然后把脸埋进她的手掌里。倩茹听得他说:“对不起倩茹,对不起。”

倩茹在一片晕眩中想起年少时看的电影,女孩子对男孩子说:永远别对你所爱的人说对不起。当时班上许多小姑娘为这样的一句话感动,每一个人都把它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里,倩茹也是其中一个。但是现在才切切实实地明白,这话的意思,不用说对不起,只不过是无论如何都会原谅。倩茹说:“苏豫你松一松手,给你捏得痛。”苏豫抬起头看她,眼里是犯了错的孩子说不出的祈凉。倩茹微笑起来,摸摸他瘦削的脸:“我第一次,看你胡子拉碴的样子。”苏豫也笑了。

出院后,虚弱不堪的倩茹就向校长递了辞职信。就在这一天,倩茹照镜子的时候,发现自己眼角长了皱纹。

方宁颜的整个怀孕阶段充满了痛苦。她吃不下任何东西,她不像其他的孕妇,她没有饿

感,胃里总好像塞着块大石头,堵得满满的,稍微吃一点东西下去就饱胀得让她坐立不安,呼吸都困难,不到半小时就吐个干净。有一个星期,宁颜吐得实在太厉害,不得不去医院打吊瓶。

倩茹虽然从学校里辞职下来,有时候也会去看看宁颜,宁颜忍不住对着好友吐苦水,说怀孩子有多辛苦,人样子变得丑怪不说,心里负担还重,倩茹听了半天没有作声,过一会儿轻声地说:“宁颜,我还是以前的那句话,知足吧。”

这一年的大夏天,方宁颜生了一个女儿。不到四斤重,下地后弱得哭都没有气力哭,助产士给孩子做了简单的处理后,送了出来。

一家子一下子全迎上去,李立平看见雪白的小包裹里,孩子红兮兮皱巴巴的脸,一团糊涂不清的五官,还沾着血,头发倒是乌黑密匝匝的。助产士用肩膀将围着她的人顶开,说是孩子体重轻,太小,要在暖箱里观察一夜。说着抱了孩子往电梯走。

立平妈急急地跟上去,一迭声地叫:“医生,医生,请问一下,请问一下,哎哎!”年轻的助产士动作轻盈迅捷,李母跟在后面碎步跑着:“你还没告诉我们家属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呢!”“是个女孩儿。”李立平妈顿住脚步,一软身坐在走廊的椅子上,哎哟了一声。李立平过来:“妈,我们去病房看看宁颜吧。”李母抬起头来对儿子说:“你……你先别急,先下楼去追过去问问,刚才那小孩子是不是五十二床姓方的,我看见今天进去好几个大肚子,会不会弄错了呢?”李立平

皱眉跺脚道:“妈!亏你想得出来!”说着却又走了,站在母亲面前。

“完了完了。”李母咕嘟着,眼圈就红起来。李立平立刻不耐道:“妈!大庭广众的,不要招人笑话。”说着去拉她。母子俩跟李父一起走到宁颜病房门口,李立平停下来,小声地对母亲说:“你不要在脸上带出情绪来。宁颜的爸妈都在,病房里头还有旁的人。”

果然宁颜父母都在,宁颜妈在帮她擦脸,用热毛巾给她捂着因为疼痛挣扎而僵得抽筋的手指。李母远远地站着,没有过来,宁颜妈从眼皮底下瞄了她一眼,心知肚明地哼了一声。李立平装作要绕到床的另一边,偷偷地在母亲的小腿上踢了一下。李母终于上前,半弯了腰对着床上的宁颜说:“你好好歇一歇,我看我回去给你烧稀饭去吧。你要吃甜的吧?”

宁颜疲惫地点头说谢谢妈。李父也说先走,回头一道送东西来。老两口走到走廊里,李母长叹一声说:“你扶着我走,哎哟,我的腿一点点劲也没得了。”李父说:“我晓得你是什么缘故,你是看小方生的是女儿你不高兴。可是我跟你讲,你不要在亲家和小方面前这个样子。”李母没好气:“我哪个样子?我的样子怎么不好了?”李父摆手:“不拌嘴不拌嘴,给人家看见。”李母又是一声长叹。李父说:“不晓得小毛娃子什么时候送出来给我们看到。”李母说:“我不是要看,看来看去也变不成个男孩子。”眼睛里存了多半天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。

宁颜出院了。宁颜妈毫不

犹豫地说,要接女儿回家坐月子。李妈到底觉得再不发话有些过意不去,便说:“本来应该我们来照顾的,可是小方身体一向不好,还是亲家妈妈了解她的口味,你们那边条件也好些,我常走动去看。”当着一屋子的人,宁颜妈把到了嘴边的那一句:“随你来不来”咽了下去。宁颜在娘家坐月子,孩子当然由爸妈帮着照顾,宁颜这些日子亏得厉害,半靠着坐在床上,下床的力气都没有。对那一团初具人类眉眼的小东西非常地陌生,头晕的时候常会一阵阵犯着糊涂:这个断断续续轻声轻气地哭着的小东西是哪家的?是谁的?

到了报户口那天,李家一家子都来了。李母说,按他们族谱,这一辈儿的女孩子名字里头,中间一个都是华字,只要再加上一个字就成了。宁颜说:“名字我想好了,我想叫她缓歌,李缓歌。”李母失口道:“一个小女孩子叫‘哥’不是招人笑吗?”立刻察觉出自己的失口,赔笑着加上:“我说嘛用一个珍字就行了,李华珍。好记。”没有人附和。宁颜把名字写在纸上叫李立平去派出所报户口。纸上当然写的是李缓歌,立平妈视力特别好,一眼瞧见了。过了好一会儿,李立平拿着新报上的户口回来了,白纸上写的是李缓歌。李母看一眼把它塞进包里。

回去的路上,李母忍不住了,对着空气道:“生个女儿还这么神气!”李父劝她:“男女都一样。人家英国连国王都是女的,全国的男的都归她管。”语气轻快,里头的幽默却沉重。

说话大嗓门并不是因为我们教养差

智慧人生

礼貌太过吓跑了老外

如果你问外国观光客到中国的印象,最常听到的就是中国很有人情味,待客非常热忱。

那当然了!中国人本来就好客,何况有朋自远方来。他可能对你树上的果子好奇,站在树下多看几眼,你就过去摘两个送给他。他可能问你王府井大街怎么走,你英语不好,又指手画脚半天说不清楚,干脆带他走好几条街,硬带到王府井。他可能站在你门外往里张望,你非但请他进去参观,还倒茶拿点心给他吃。

你说,如果你是他,你是外国观光客,能不受宠若惊吗?但是,你也要知道,受宠若惊如果过度,就可能真受惊,被吓跑了。不信我说个真事儿给你听:早年我到美国的时候,常应邀去各城市开画展,有一次我到了佛罗里达的一个小城。那里的官员很热情地接待,原来他们跟中国台湾的某一个城市,不久前结为了“姊妹市”。我在那城市停留了一个多礼拜,跟市政府接待的人熟了,也就无话不谈。有一天,他们对我说:“说实话,我们对结姊妹市这件事,很头疼。”我一惊,问他们:“为什么?是台湾那个城市不够朋友吗?”

他苦笑了一下,说:“正相反,因为他们对我们太好了!当我们市长去访问的时候,他们用礼车、乐队迎宾,还有摩托车队开道,吃的更不用说了,一看就知道贵得要死。可是正因为这样,当他们说今年秋天要来回访,我们真是发愁,这么小的一个旅游城市,拿不出那样的排场啊!”

再说个故事:我有个美国学生,很久没联络了,有一天突然打电话来,说她需要一支狼毫毛笔,外面找不到好的,想跟我买。我说没问题,不但找了一支不错的狼毫笔,还翻出一支很好的羊毫笔。没过多久她来了,问多少钱。我说:“笑话!这么深交情了!送你的!”各位可以想象,那美国中年女人,一定作出很惊喜的样子,因为我等于送了她一百美元的礼物。

可事隔半年,有个中国学生对我说,那个美国学生又托她去中国城找毛笔。我说,奇怪了!她明明知道我多的是,为什么不来找我呢?中国学生笑了,说:“她说了,因为您不要她的钱,她不能再找您。”然后,那中国学生又说:“教授啊!您不知道吗?有时候洋人要跟您买,您不卖,送他,他们会觉得您是暗示他,您不愿意卖。”

我不知道那美国学生后来有没有找到合用的毛笔。但我一直想:显然自己做错了!因为我对她太有人情味,反而可能影响了我们的交往,搞不好,她一直找不到好用的毛笔,到后来,连水墨画都放弃了!

再说个中国人到美国作客,常碰到的情况吧!相信大家一定听人骂过:“有些中国人,到美国就变得很洋化,没一点人情味儿了。连孩子对父母都无情,还有向老爸老妈收长途电话费的。”

这话夸张吗?也不尽然。我就听过一些留学生抱怨,他的朋友来,到晚上猛往中国内地打电话。那時候越洋电话多贵啊!可是朋友拿起电话就不放。那主人真可以说是战战兢兢、竖着耳朵听,一边听一边算:

“天哪!已经打掉我一个礼拜的薪水啦!”但那朋友不是不懂事,他一边打电话一边自己计时,打完电话就说要付钱。你能嘛!中国人,又做主人,能接受吗?只怕还像打架似的:

“开玩笑!有这种事吗?您这不是见外吗?才几个钱,比得上咱们的交情吗?您尽管打!”大概这是天底下最违心之论了。

真正的问题是,他的朋友不是没感觉,为了怕主人破费,可能因此不敢打电话,就算他做生意,要经常越洋联络,也可能为了不好意思打电话,该谈半小时的,改成十分钟,结果影响了生意。请问,这要怪谁?

改掉摔车门的习惯并不难

1978年我辞掉了在中国台湾的电视记者工作,应美国一个美术馆的邀请,去做驻馆艺术家。刚去的时候,每次坐美国朋友的车,下车常会看到奇怪的眼神。起先我不知道为什么,直到有一天碰到一位比较直口快的朋友问我:“刚才你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,是不是我说什么话,你误会了?”

我说:“没有啊!”又问他,“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?”美国朋友说:“因为你刚才关车门,很用力,我以为你不高兴。”

这时候我才搞懂,过去很多人奇怪的眼神都因为我关车门太用力。说实话,我一点也没觉得,因为我在台湾同样关车门,而且从小,我母亲也总叮嘱我,关车门用点力,确定门关紧了,免得摔出去受伤。但是,当年跟台湾的车子比起来,美国车子好得多,不太有车门关不

紧的问题,自然对我关门的方式很不适应。

到美国的第二年,我进研究所,在学校旁边租房住,有一天,我的房东跑来对我说:“刘先生,麻烦您以后关水龙头时,因为您用的水龙头,里面的橡皮垫特别容易坏。”隔一下,她大概怕我多心,又跑来对我说:“我发现你们亚洲来的留学生,关水龙头都用很大力气,其实我小时候也一样,因为我从罗马尼亚移民来,在我老家,水龙头老漏,非用力不可,我也是到美国才改的。”

再说个故事:最近有个学生对我说,某餐厅真不错,他欣赏极了,还要请我去那里吃饭。我说他们有什么拿手菜吗?学生想了半天,答不上来。我就笑他:“你连他有什么好菜都说不上,为什么那么赞美他们?”

学生说:我发现他们不一样。第一,他们是中餐厅,按说比西餐吵,可是去那里的客人都很安静,因为餐厅服务生会用很巧妙的方法教客人安静。原来,那餐厅服务生在你点菜的时候,会特别弯下腰,把脸凑过来,用很柔和的声音跟你说话,好像唯恐打扰到别人。当服务生这么做时,顾客自然就

把声音放小了。

国人说话太大声,关水龙头和关车门太用力,应该知道那可能因为我们的环境,尽管中国经济起飞了,有些过去的习惯,一时还是改不掉。而且说不定,今天在美国较落后的地区,因为车子老旧,还是得用力关门,才安全。如果水龙头是老式的,也必须用很大力气关,才能不滴水。又因为环境比较大吵,或大家都爱大声说话,不大大声说听不清楚,时间久了,大嗓门自然成为习惯。

所以,今天如果有外来的观光客,进中国餐馆,不习惯我们说话的大声,或奇怪中国人关车门很用力,他们不能怪我们,而应该设身处地想想,如同我以前罗马尼亚裔的房东,会说她以前也一样很用力地扭水龙头。

只是,从另一个角度想,今天中国富裕了,我们是不是也该自己告诉自己,在公共场所可以小声一点说话,坐轿车的时候不必那么用力摔门?而且,做老板的人,如果你的员工摔碎了东西,先问有没有人受伤,而别急着骂。因为人比东西重要啊!说到这里,让我想到很多年前,有一回我到一个个落后的国家旅行,坐在船头,用录影机拍两岸的景色。

这时候划船的土著对我喊:“小心!前面有急流,小心机器摔下去。”我笑着问他:“你为什么不讲我会掉下去呢?”那土著倒有理,他说:“你掉下去没关系,到下面自然会浮起来,机器摔下去,就麻烦了。”我又问他:“如果两个都掉下去,你先救谁?救我还是救机器?”你猜他怎么回答?他说:“当然先捞机器,因为机器比人值钱!”



未夕著
中国妇女出版社友情推荐

何倩茹、方宁颜与魏之芸,是三个大龄未婚女子。终于,何倩茹遇见了周苏豫,他小她六岁,却一心爱慕她。婚后,做了全职太太的何倩茹青春渐逝,年华正好的周苏豫却展露迷人风采。方宁颜嫁给了条件不如自己的李立平,原本相爱的两个人,婚后却生出隔阂。而早过而立之年的魏之芸,还在痴痴守望那份无望的爱情。

[上期回顾]

在之芸的强烈要求下,校长终于同意她去参加课课活动。在胜寒的帮助下,之芸拿到了第一名,而她和胜寒差点就跨界了。终于,还是胜寒把持住了。过段日子,胜寒的老婆生了女儿。那个特别活泼能干的孩子,胜寒爱她如掌上明珠。



刘墉著
接力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源自生活的小故事、小段子轻松道来,亲切如话家常;暗藏其中的人性美丑、处世哲学一点即明,警醒如醍醐灌顶。本书中,“生活家”刘墉纵横捭阖,挥洒谈笑,在轻松幽默的话语中道出了很多人生的智慧和处世的心得。

[上期回顾]

前年6月,美国的《读者文摘》杂志,公布了一个全球礼貌城市的调查报告,在他们调查的三十五个城市当中,纽约排第一名。中国香港第二十五名,新加坡第三十名,首尔是第三十二名,印度的孟买则是倒数第一。排成这样,其中的原因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。